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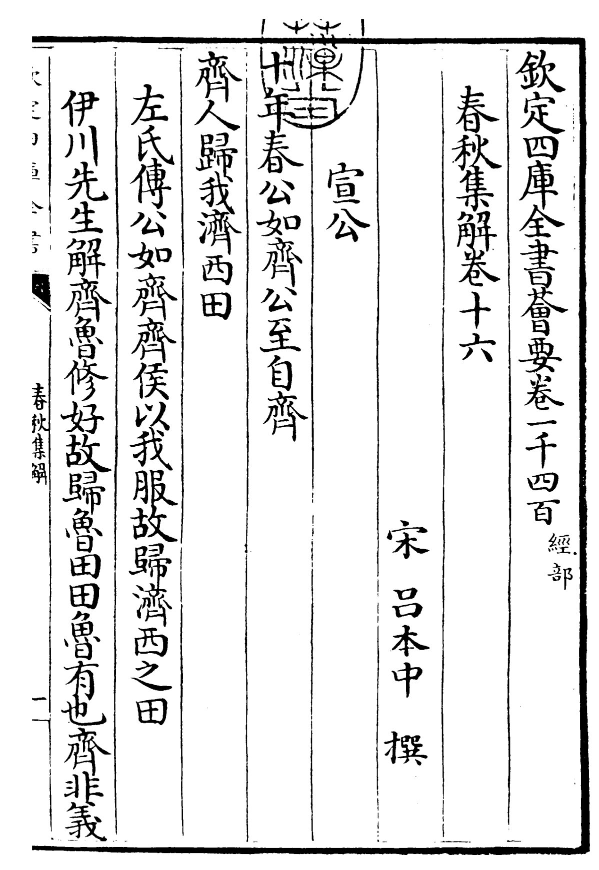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解卷十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集解卷十六

宋　呂本中　撰

宣公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氏傳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伊川先生解齊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

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為善也

武夷胡氏傳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於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讙及鄆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深著齊人助成弒逆之罪也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則誤矣以柔巽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已

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氏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

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襄陵許氏曰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强

經以氏舉於此辨之早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左氏傳公如齊奔喪

蘇氏曰公如齊奔喪非禮也

武夷胡氏傳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

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武夷胡氏傳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

弒何也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冶所為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弒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弒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也以為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弒者非經意矣

六月宋師伐滕

左氏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公六月宋師伐滕

武夷胡氏傳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宋大國爵上公霸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鄰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巳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見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武夷胡氏傳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詞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閒從於强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襄陵許氏曰晉自靈公以來成景相繼力爭陳鄭而無以服楚是以屢書其侵伐譏德政之不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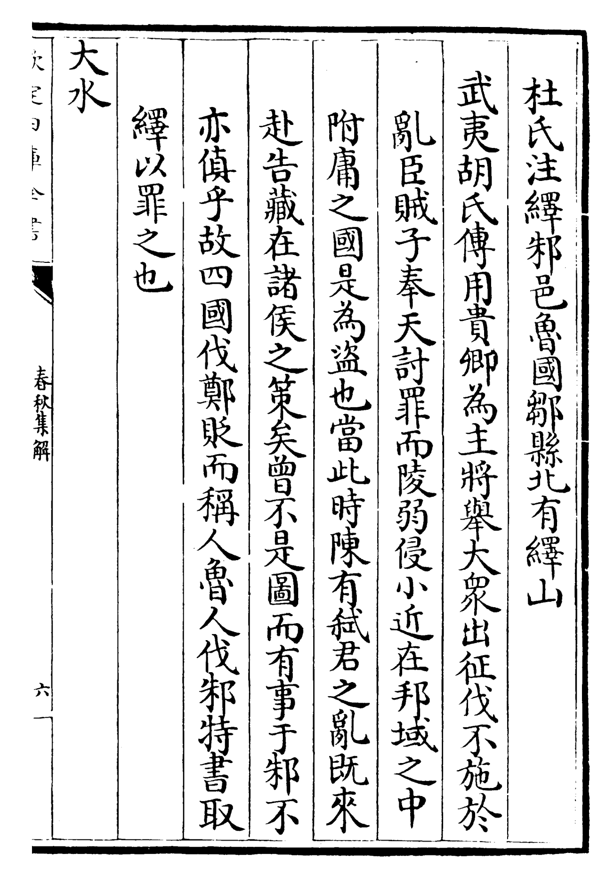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左氏傳秋劉康公來報聘杜氏注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采於劉

武夷胡氏傳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於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振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襄陵許氏曰自是王靈益亡王聘益輕春秋不復録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公作邾婁）取繹（公作蘱）



杜氏注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

武夷胡氏傳用貴卿為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為盜也當此時陳有弑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于邾不亦傎乎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氏傳季文子初聘於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

武子來報聘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

故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

葬矣若待踰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

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妄悅

取人之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

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為後世鑑也

譏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諸侯之師伐鄭

武夷胡氏傳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辭也若曰國君自將

恃强壓弱憑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辭也若曰以實屬辭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為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頼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兼以傳為案者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穀作夷）

左氏傳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力爭
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
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杜氏注辰陵陳地頴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武夷胡氏傳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背晉
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辭者豈與其下
喬木入幽谷乎霸主而不能令則荆蠻進矣經之
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

無父無父與君則三綱淪九法斁人類殄為禽獸

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

晉與狄方會於欑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

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

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詞無貶

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襄陵許氏曰辰陵之盟此中國所宜震也而齊魯方

且務窮兵於小國何震之有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左氏傳晉郤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

穀梁傳不言及外狄也

杜氏注欑函狄地

武夷胡氏傳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略

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於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不亦偵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絶而義自見者也

襄陵許氏曰諸侯大國恃齊與晉而齊方伐莒晉方會狄莫有憂中國之心而使楚人為霸者事此反道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公作

甯儀行父于陳

左氏傳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對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

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伊川先生解人衆辭大惡衆所欲誅也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强之也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楚子之討徵舒正也故書曰人許其行義也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明書其爵以示非正春秋之義彰善癉惡纖介無遺指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謂也

泰山孫氏曰孔子與楚討者傷中國無人喪亂陵遲之甚也

武夷胡氏傳稱人者衆詞也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討其稱楚人殺夏徵舒諸夏之罪自見

矣案左氏傳楚子為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徵舒轘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為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為利跖之徒矣為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

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産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興滅其若是乎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

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詞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強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奈

何潲徵舒之宫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於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吕氏曰稱楚人殺夏徵舒討賊之辭且衆同欲也故曰楚人入陳非衆志也楚子之罪也故曰楚子入陳所為之罪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公羊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武夷胡氏傳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

楚子圍鄭

左氏傳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

盟于辰陵又徼事於晉十二年春楚子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武夷胡氏傳案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於逵路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為悉從輕典不著其憑陵

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氏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

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事若不捷惡有所分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

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
兹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伍
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
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
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
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
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
為承楚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

曰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
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楚子又使求
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
為右以致晉師杜氏注單車挑戰又似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羣帥晉魏錡
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
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挑戰弗許
請召盟許之與魏錡偕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
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

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
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
軍不敗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
入之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晉人懼二子之怒
楚師也使軘車迎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
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
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
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

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祀於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還

杜氏注邲鄭地

劉氏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晉荀林父為志乎此戰也云爾

武夷胡氏傳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案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於邲而

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弒君晉不能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案邲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勦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縠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於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命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逭偪陽之舉㸃

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師又皆信然其策先縠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案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縠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氏傳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

杜氏注蕭宋附庸國

武夷胡氏傳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末減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末減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

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楚莊葢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絶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絶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於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於邲莫與抗者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

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霸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左氏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杜氏注清丘衛地今在濮陽縣東南

伊川先生解晉為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故

書人以貶之宋伐陳衛救之楚伐宋晉不救

武夷胡氏傳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昧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其反覆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於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蘄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

職也原縠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兹盟約所

任信者皆可知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氏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

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杜氏注背清丘之盟

武夷胡氏傳陳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

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

宋人不能内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衞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衞叛盟則不待貶絶而惡自見矣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公作衞

左氏傳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左氏傳以其救蕭也

武夷胡氏傳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爲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於伐而得書爵

秋螽公作螺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左氏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

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

武夷胡氏傳先縠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臾駢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令

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縠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十有四年春衞殺其大夫孔達

左氏傳清丘之盟晉以衞之救陳也討焉杜氏注尋清丘之盟以責衞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

衛人以說於晉而免

武夷胡氏傳殺大夫而書名氏義不繫於專殺也孔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案其罪而誅之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

夏五月壬午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氏傳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
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
使子張代子良於楚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傳為邲故也比事以觀知其為
報怨復讎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
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氏傳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

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泰山孫氏曰楚之困宋也數矣案僖二十一年宋公

楚子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今又圍之楚之困宋也可謂數矣

武夷胡氏傳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勦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

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成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為深若楚之強暴更不待言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武夷胡氏傳夫禮别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

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臣賛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氏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

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乃止

武夷胡氏傳楚子不假道于宋以啟釁端而圍之陵

蔑宋國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恤鄰國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王霸升降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襄陵許氏曰楚圍宋之威震及魯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氏傳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

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傳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

也

武夷胡氏傳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受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巳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與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公卿

有聽於陪隷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氏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

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杜氏注潞赤狄之别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滅國直書滅者罪來滅者不責見滅者也言其力屈而亡且能死社稷矣若自致滅亡之道則有異文梁亡是也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則兩罪之責其不死社稷也凡書滅又書以

歸者則名之責其不能死位又無興復之志也奔而不名者言其位或未絶也隨而歸者名之言其位必絶矣

武夷胡氏傳上卿為主將略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子嬰兒不死社稷比於列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辭也然則絶遐荒安諸夏非邪徐淮並興東郊不開伯禽征之玁狁孔熾侵鎬及方宣王伐之

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强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畧狄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案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者罪之首也為晉計者執酆舒轘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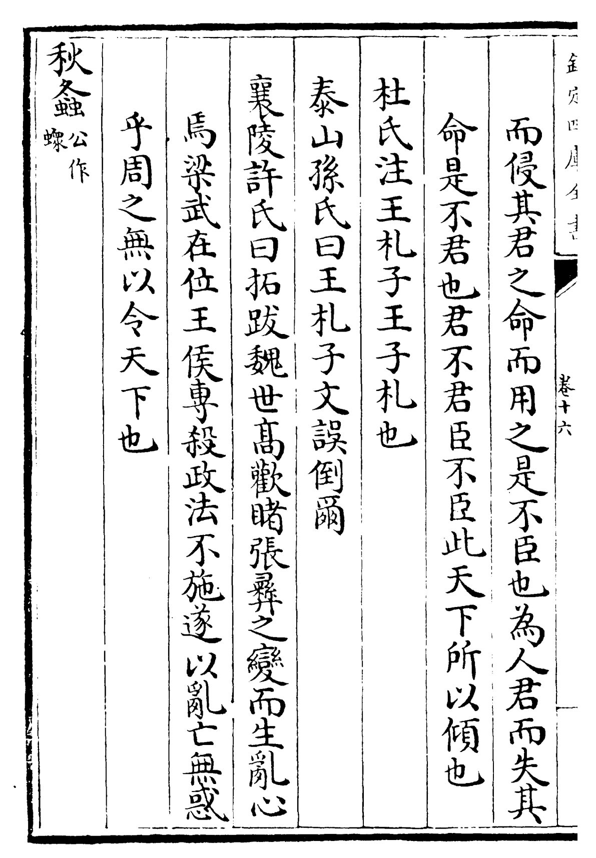
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氏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杜氏注王子捷即王札子卒立召襄

穀梁傳矯王命以殺之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



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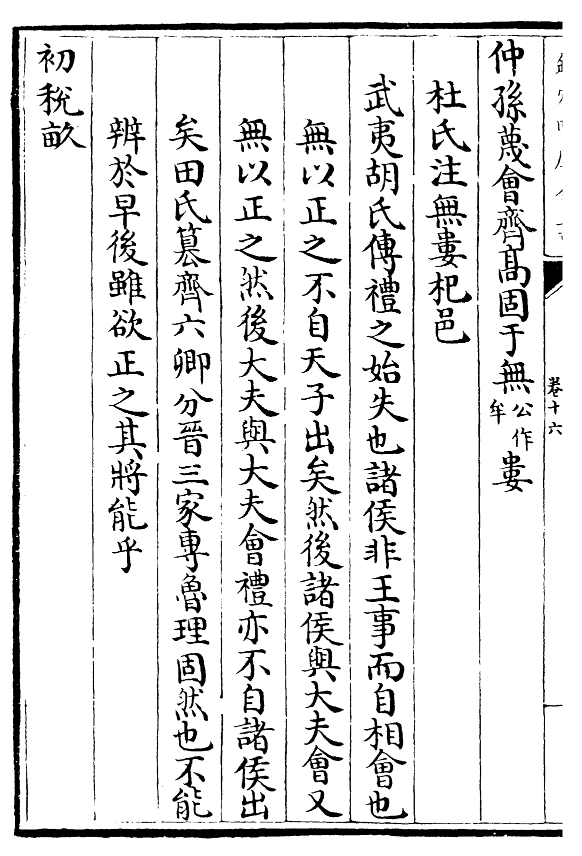
杜氏注王札子王子札也

泰山孫氏曰王札子文誤倒爾

襄陵許氏曰拓跋魏世高歡睹張彛之變而生亂心馬梁武在位王侯専殺政法不施遂以亂亡無惑乎周之無以令天下也

秋螽公作螺

武夷胡氏傳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
虛内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
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
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
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
襄陵許氏曰稅畝之法蓋積貪虐之習而後能至也
觀乎災異則見政事觀乎政事以知災異是謂念
用庶徵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公作牟）婁

杜氏注無婁杞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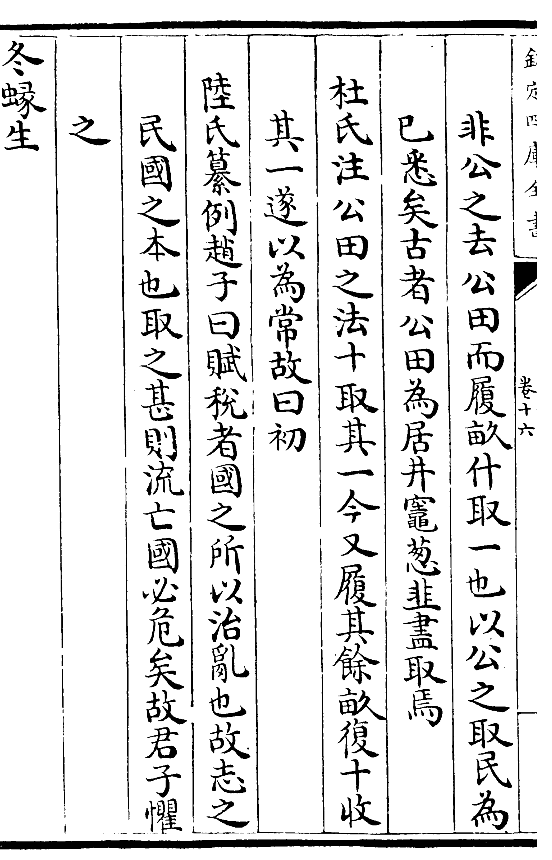
武夷胡氏傳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簒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

左氏傳初稅畆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公羊傳初者何始也稅畆者何履畆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穀梁傳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畆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畆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畆者



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什取一也以公之取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

杜氏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遂以為常故曰初

陸氏纂例趙子曰賦稅者國之所以治亂也故志之民國之本也取之甚則流亡國必危矣故君子懼之

冬蝝生

高郵孫氏曰蝝者螽之子也春秋之秋夏時之夏也春秋之冬夏時之秋也螽為災於夏而蝝生於秋一歲而再為災故謹志之耳

武夷胡氏傳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饑

武夷胡氏傳春秋饑歲多矣書於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蓄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蝝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為國務華去實虛内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氏傳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
獻狄俘晉侯請於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
且為大傳

杜氏注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
其餘黨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
稱人貶詞也甲氏潞之餘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
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

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于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夏成周宣榭公羊作謝火公穀作災

左氏傳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宫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

杜氏注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

劉氏傳成周者何天子之東都也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宣宮久矣猶存乎古者天子祖有功宗有德雖百世存可也宣王之時周亡而復存禮廢而復興

武夷胡氏傳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案呂大臨考古圖有郍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内史

冊命郱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禄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秋郯伯姬來歸

左氏傳出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鄭伯姬來歸出也內女出書之冊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偶氓詩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蓷所以閔周易序咸恒為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於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呂氏曰婦人既嫁而出人道之大者故謹書之

冬大有年

穀梁傳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高郵孫氏曰有者不宜有也宣公殺君之賊即位一十六年之久而晏然無討之者又大有年聖人傷之特書曰大有年有者不宜有也春秋書有年者二又皆在於桓宣之時聖人之意可知矣

武夷胡氏傳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薦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

以為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弑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蝝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絶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公作邾婁）子同盟于斷道

左氏傳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杜氏注卷楚即斷道）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

執南郭偃於温

伊川先生解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

杜氏注斷道晉地

武夷胡氏傳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或以為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為壇設方明如方岳之盟故書同疑其

說之誤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泰山孫氏曰不曰公子公孫而曰公弟叔肸者以見

肸無禄而卒也凡稱公子公孫皆大夫也肸文公子宣公母弟宣公弑立肸惡之終身不食其禄非大夫也故曰公弟叔肸卒所以重宣公之惡也
武夷胡氏傳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弑而非之也或以為叔肸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

者季友仲遂在内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況宣公之時煩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於鄰國衆矣而獨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氏傳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強為質於晉晉師還

武夷胡氏傳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

自已致寇所謂人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

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

故盟于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鞌逞其志而後止

春秋詳書於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公作邾婁）人戕鄫（穀作繒下同）子于鄫

左氏傳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

曰戕

范氏注于鄫惡其臣子不能距難

武夷胡氏傳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

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

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穀作吕卒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何氏

注旅即莊王也

武夷胡氏傳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為亂哉

公孫歸父如晉

左氏傳解在下文公孫還

武夷胡氏傳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强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

案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有能成而無悔者也然則公室可不

張乎務引其君以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巳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路寢正寢也

歸父還自晉至笙公穀作檉遂奔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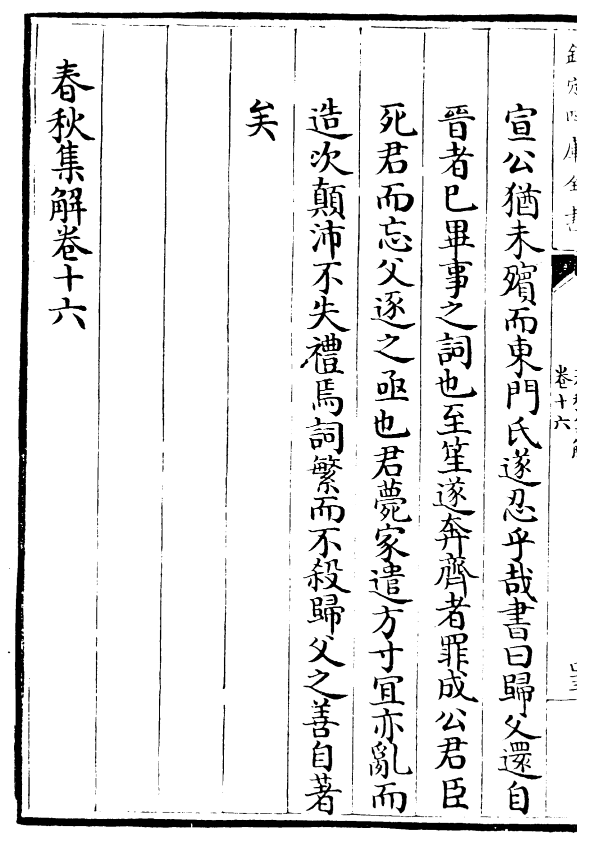
左氏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

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杜氏注子家歸父字）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穀梁傳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遂繼辭也

武夷胡氏傳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於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



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遂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

春秋集解卷十六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徐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解卷十七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四百一 經部

春秋集解卷十七

宋　呂本中　撰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定王十七年即位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泰山孫氏曰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無冰冬溫也

武夷胡氏傳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案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沍陰冱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禄位賔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燮調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筴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

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

左氏傳為齊難故作丘甲

劉氏意林曰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其民擅稅其民稅為足食也賦為足兵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然而不得擅者

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而以意為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

高郵孫氏曰公穀之意則以為甲非人人所能為而使丘作之人人而為甲也夫甲者惟工人能為之耳就令成公暴刻亦不能使丘人皆為之丘人皆為之則是盡魯人皆作甲也何其不近人情之甚乎如杜預之說則以為甸出甲士三人而使丘出

之也夫一甸之地兼有四丘而使丘出甸賦丘豈能供之哉亦不能頓取於民如此之暴也葢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一甸之地兼有四丘而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成公始作丘甲則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焉故曰作丘甲也

武夷胡氏傳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

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葢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

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呂氏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君子為政民力屈財用竭則亦反其本而已矣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成公元年作丘甲當是之時事其君者皆不知反本之為務而以取救目前為急下至戰國皆用之而以反本之說為迂闊不切之論也如世之治病者不務實其本而唯病之攻病雖暫已而元氣脫矣戰國以後并吞戰爭日不暇給其以反本之說為迂闊不切之論固宜然而其國家亦

從而顛覆此療病而不先實元氣之罪也有若之對哀公固世之急務而初稅畝作丘甲聖人所甚戒也所謂丘甲者賦丘為甲也取於民已重非常制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氏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武夷胡氏傳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

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救乏困之事也為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葢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於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穀作貿

左氏傳春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

穀梁傳不言戰莫之敢敵也

武夷胡氏傳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

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徼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於徼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

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氏傳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武夷胡氏傳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

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我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搴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左氏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乃止

杜氏注新築衛地

武夷胡氏傳齊師侵衛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衛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公穀作手）及齊侯戰于䡵齊師敗績

左氏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臧宣叔

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師從齊師于莘

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癸酉師陳于鞌郤克

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

之耳目在吾旗鼓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

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

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從齊侯逢丑父與公易

位將及華泉驂一本無驂字絓於木而止韓厥執縶馬

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丑父使公下如華泉

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遂自齊闗入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賔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杜氏注媚人國佐也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賔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畒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冝而

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畆今吾子疆理
諸侯而曰盡東其畆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
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不然寡君之命使
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
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
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
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
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

疾我矣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
紓於難其榮多矣晉人許之
杜氏注𡧐齊地
劉氏傳師言元帥者也其曰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
僑如公孫嬰齊何譏何譏爾古者大國三卿次國
二卿小國一卿元侯之卿有軍作師以承天子諸
侯之卿無軍教衛以聽元侯曾一軍多矣二軍非
禮也三軍僭也四軍悖也亡制甚矣

武夷胡氏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慾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略其副屬辭之

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内録哉堅冰之戒

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

者以一笑之徵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怠

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為憤兵

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吕氏曰魯帥師者四人言權均力敵主軍事者不一

也且言軍衆過制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己酉及國佐盟于袁（穀作爰）婁

左氏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公羊傳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

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於袁婁而與之盟

穀梁傳搴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

武夷胡氏傳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搴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荆楚暴横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

夫爰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逮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

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左氏傳八月宋文公卒

庚寅衛侯速公作遫卒

左氏傳九月衛穆公卒

取汶陽田

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

武夷胡氏傳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奈何攷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絶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子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

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公作邾婁）薛人鄫人（榖作繒）盟于蜀

左氏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於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

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乃悉師王卒盡行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斵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説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是行也晉辟楚

畏其衆也

伊川先生解楚為強盛陵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

蘇氏曰楚自城濮之敗不競於晉莊王雖入陳圍鄭及宋而未嘗合諸侯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有一國晉不敢爭然其盟十一國也諸侯實畏晉而

竊與之盟其後四十二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於宋然後晉楚之從得交相見又八年楚靈王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然後諸侯公得與楚盟耳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魯衛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為陽橋之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於是王卒盡行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伐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没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

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忮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懲忿窒欲德之修也不忮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忮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憯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攷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已則亦知戒矣○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内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

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秦右大夫
説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
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簒竊晉雖不
競猶主夏盟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
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
西鄉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古者用夏服夷未
聞服於夷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於魯公
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

禮義從僭亂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
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
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
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義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傳諸侯伐鄭次於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
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
戌如楚獻捷

杜氏注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諸侯伐鄭討邲之役也遂東侵

鄭公子偃帥師禦之覆諸鄤敗諸丘輿夫討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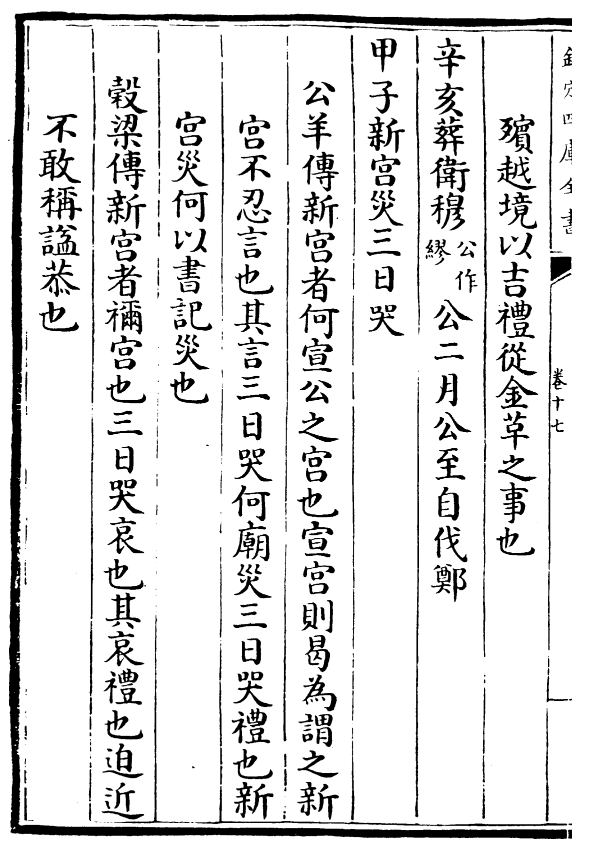
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

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此參

彼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

伐書何也初爲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擾

中國則盟主有詞於伐耳宋衛未葬曷爲稱爵背



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辛亥葬衛穆公作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宫災三日哭

公羊傳新宫者何宣公之宫也宣宫則曷為謂之新宫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宫災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新宫者禰宫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

常山劉氏曰春秋宗廟之事得禮者不書凡書者著其失也廟災而哭於禮合矣此何以書乎曰廟災所以哭者爲神靈之所止而遭變焉斯人情之所宜哀也新宮者宣公之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何以知其然曰丹桓宮楹刻桓宮桷之類皆舉謚以目之此而曰新宮故知其未遷也宣公終喪當遷於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入哭此何禮哉宣公薨至於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茲可知矣

言哭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

呂氏曰宣公之薨至是服除未久故謂其廟新宮且從當時之詞也新宮災其亦簡於親甚矣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二十四年刻桓宮桷何以不言新宮桓公死已久可以言謚宣公死甫除喪未忍遽言謚也故曰新宮

乙亥葬宋文公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

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攷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隆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覩此非有所不忍於

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永戒哉

夏公如晉

襄陵許氏曰著魯受田之重如此而晉輕奪之有以知晉之無以令天下矣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襄陵許氏曰前此外志唯霸國有卿帥師至是諸侯書卿帥師霸統微也

公至自晉

武夷胡氏傳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於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於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氏傳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杜氏注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将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税畆作丘甲税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

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公作將咎如穀作牆咎如

左氏傳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杜氏注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廧咎如潰蓋經闕此四字

襄陵許氏曰晉滅潞氏書師滅甲氏書人而伐廧咎如書卿者從諸侯之兵也從諸侯之兵以伐夷狄

春秋書卿始此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氏傳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在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在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

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杜氏注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公羊傳此聘也其言聘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劉氏意林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志於仁而已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也

泰山孫氏曰此公及荀庚孫良夫盟也不言公者二子伉也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伉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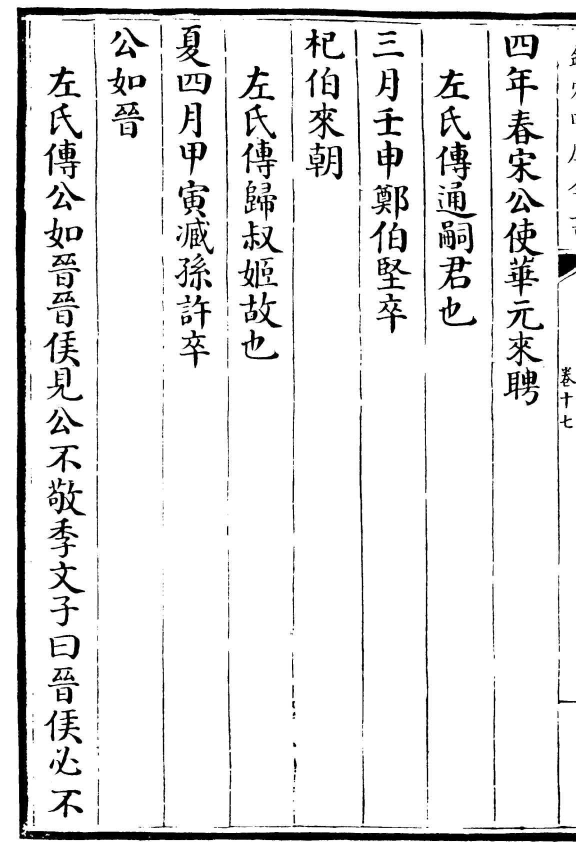
呂氏曰先晉後衞視強弱云爾非以其至有先後也當是時諸侯之班序先後例如是

鄭伐許

伊川先生解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

武夷胡氏傳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

及邲之敗於是乎専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四裔則從四裔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所以合于道者幾希况又馮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旣甚乎春秋之法立國而不自振者則貶之所以懲惡也以為告詞略而從告乃實録耳一字為襃貶義安在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傳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氏傳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

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氏傳秋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郿 公作運

鄭伯伐許

左傳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

伊川先生解稱鄭伯見其不復爲喪以吉禮從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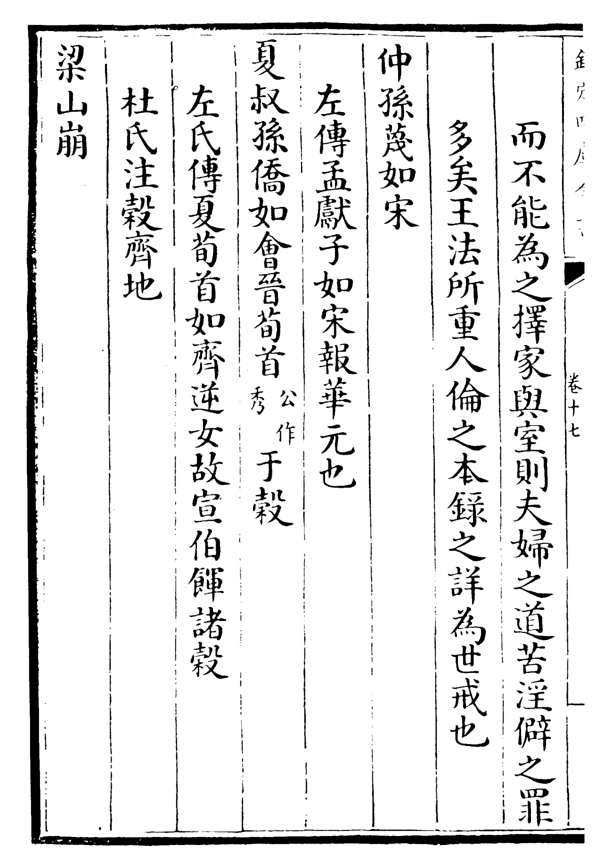
武夷胡氏傳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陸氏纂例鄭伯姬杞叔姬不書嫁而書出或嫁時夫未為君也

武夷胡氏傳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内女其歸其出録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



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

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録之詳為世戒也

仲孫蔑如宋

左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公作于穀秀

左氏傳夏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杜氏注穀齊地

梁山崩

左氏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

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杜氏注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

高郵孫氏曰春秋災異及於天下者不以國言以其異不主於一國也

武夷胡氏傳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為

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取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

二其應亦僭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襄陵許氏曰山崩之歲定王崩周室日微又二年吳兵始犯中國卒與晉爭盟于黄池王霸道盡

秋大水

襄陵許氏曰變異之發猶疾病之見於脉不虚設也人君能恐懼修省親近善人退遠邪佞猶可及也不然必及於亂亡無疑也春秋之世多大水皆陰

盛邪勝所致也其可不自省哉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左氏傳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公作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氏傳許靈公愬鄭伯於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於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於垂棘冬同盟于

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杜氏注以新誅子靈為辭

伊川先生解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

杜氏注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泰山孫氏曰天王崩晉合諸侯同盟于蟲牢不顧甚矣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宫

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宫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宫非禮也

劉氏意林立武宫魯諸侯也僭天子之禮雖欲尊其祖鬼神不享也而學者習於魯故更大而稱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人之迷固久矣夫其以僭為典也此乃春秋所由作也

常山劉氏曰禮王制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

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然則諸侯宗廟古有彝制過則毀之不可復立也武宮之毀已久而輒立之非禮明矣書立者不當立也定元年九月立煬宮同

取鄟

穀梁傳取鄟鄟國也

杜氏注附庸國也

武夷胡氏傳郭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

則周旋相比結為朋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遣縁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鄴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於微豈有此患乎

衛孫良夫帥（公作率下同）師侵宋

左氏傳晉伯宗夏陽説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

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

蘇氏曰晉將復會諸侯宋人辭以難故使衛與魯更侵之

夏六月邾公作邾婁下同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左氏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左氏傳六月鄭悼公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氏傳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武夷胡氏傳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於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援鉞大衆就

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襄陵許氏曰晉景不務彌縫諸侯之闕去年與宋會盟而今年魯衛伐之此必有晉命矣前書宋魯之聘後書宋魯之婚則知侵宋非魯志也禦寇之利

務順相保而景反使諸侯搆怨如此則楚必有以

量中國矣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襄陵許氏曰前此外志諸侯有卿帥師者矣至是書

楚卿帥師者霸統幾亡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夏四月晉遷於新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襄陵許氏曰仲孫蔑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季孫行父

有如必書相望於春秋者大夫張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公作侵

左氏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

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

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

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

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戍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

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或謂欒武子曰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武子曰善均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武夷胡氏傳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篡竊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楚即晉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師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

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詞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案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

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

幾哉

襄陵許氏曰楚伐鄭喪而悼公不葬則晉救雖至鄭

已苦兵矣志救猶恃救也正書欒書帥師以楚師

遇之而還不無功也存霸統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

乃免牛

穀梁傳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

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范氏注今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若言免牛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者蓋為三望起爾

襄陵許氏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成始弗戒矣亂象

已著國將無以事天也

吴伐郯

左氏傳春吴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

武夷胡氏傳稱國以伐狄之也吴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案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然

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寖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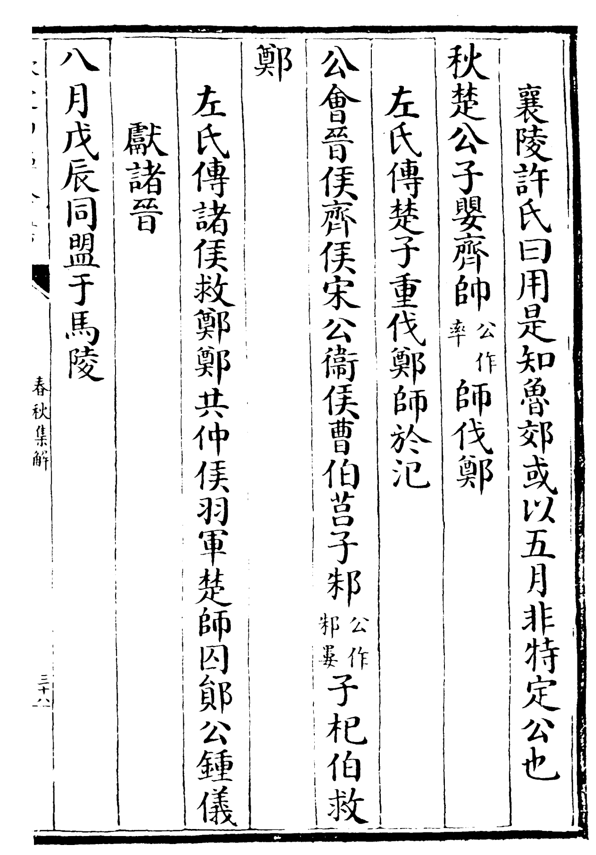
襄陵許氏曰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為楚患夷狄相攻不志也伐郯之役兵連上國於是始見於春秋志入州來著十五年之所以會於鍾離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左氏傳夏曹宣公來朝

不郊猶三望

武夷胡氏傳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幷兼封畧言之爾



襄陵許氏曰用是知魯郊或以五月非特定公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公作率）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重伐鄭師於氾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公作邾婁）子杞伯救鄭

左氏傳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氏傳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伊川先生解諸侯同心病楚

杜氏注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武夷胡氏傳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己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絶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鋤强暴恤小弱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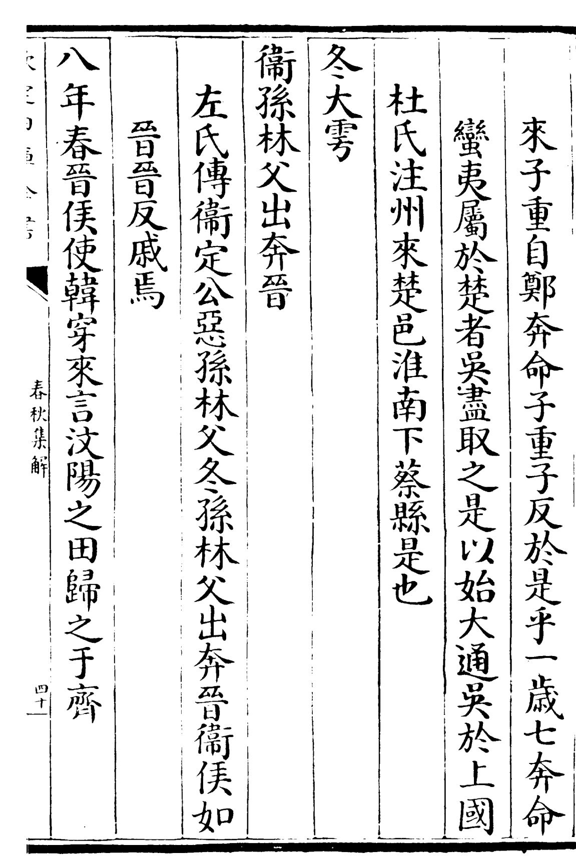
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去楚從晉善亦著矣前
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
諸國則楚人暴横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
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左氏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
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子重是以怨巫臣子

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黒要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



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
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杜氏注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氏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
晉晉反戚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氏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

陸氏纂例淳聞於師曰韓穿受命而來不能諫止其

惡可知矣

泰山孫氏曰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故二年用師於齊取之晉侯使韓穿來言歸之於齊非正也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可得制也晉侯使歸之於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惡之

武夷胡氏傳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

之不以其道也郤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矣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為國以禮者無憚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

罪亦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氏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

襄陵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

春秋矜焉

公孫嬰齊如莒

左氏傳聲伯如莒逆也 杜氏注自為迎婦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襄陵許氏曰録伯姬始此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何氏注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録其禮所以殊於衆女

杜氏注宋公無主婚者自命之故稱使也

武夷胡氏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踰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氏傳晉趙嬰通於趙莊姬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杜氏注原同屏季嬰之兄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弗聽八年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禄夫豈無辟王

賴前哲以免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劉氏傳趙同趙括之為人臣也內不正其親外專戮以干其君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武夷胡氏傳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公穀作錫〉

左氏傳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劉氏意林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大國

之君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夫有加而賜所謂賜命者也以義觀之錫命者其世世相襲衮不廢矣賜命者服過其爵所以彰有德止於其身不世傳者也成公未有明德大功簡於王室而服過其爵非也

泰山孫氏曰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

武夷胡氏傳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

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内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左氏傳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陸氏纂例凡内女嫁為諸侯夫人而不書卒時魯公

非其兄弟及兄弟之子也諸侯無大功已下之服故杞叔姬雖出猶書者為喪歸杞故也成八年杞叔姬卒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也

高郵孫氏曰特書者蓋明年杞伯來逆其喪將有其末者先録其本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邾公作邾婁伐郯

左氏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

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郯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

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襄陵許氏曰吳伐鄭晉弗救至鄭成而伐之則鄭有辭矣聘而召師霸統衰也内討如殺趙同趙括外討如伐鄭則何以為政於天下

衛人來媵

左氏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劉氏權衡曰衛人來媵左氏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非也諸侯三

歸歸各一族自同姓耳若嬴曹邵姒嬀弋之君嫁女者必同姓媵之則諸侯之媵或不能備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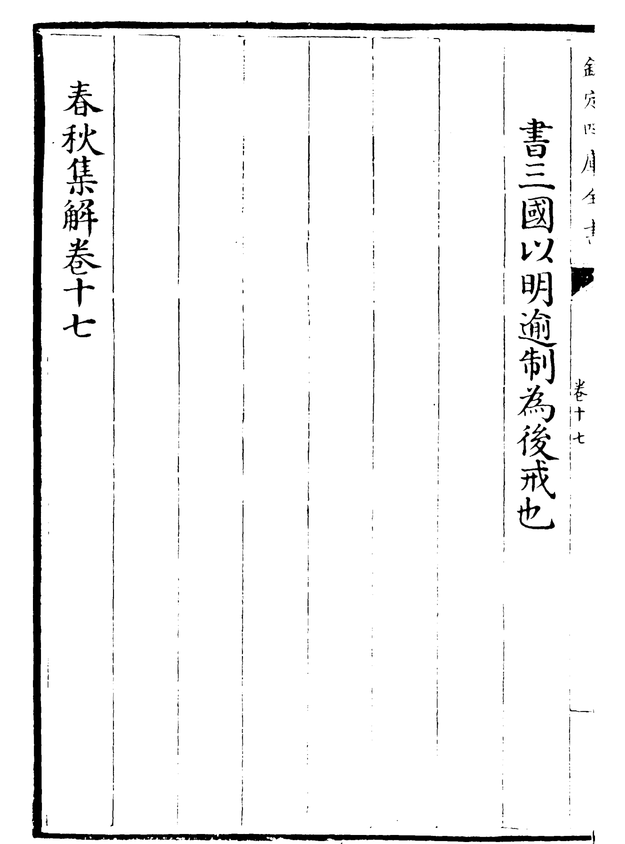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何氏注伯姬以賢聞諸侯爭欲媵之故善而詳録之

伊川先生解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之以見其賢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乎或曰魯女之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國之賢女當自聞也

杜氏注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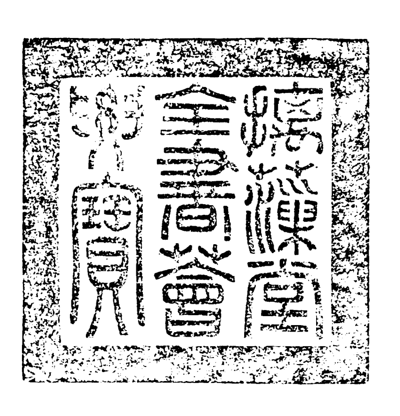
蘇氏曰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國三人凡九女今衛晉及齊人來媵以其非禮故書

武夷胡氏傳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



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春秋集解卷十七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宋維翰